

勝

利

來

臨

劉 廉 一

黎明前的大黑暗時期

去歲，中外雜誌編者來函囑以「抗戰雜憶」為題，為中外雜誌撰文；當時以任務紛忙未能下筆，今特就個人當時任職中國戰區陸軍總部，目睹抗日勝利到來前後情形，僅憑記憶予以報導；雖不免掛一漏萬，但足以證實勝利的獲得，固靠自己的努力；但勝利到臨的確期，則常難捉摸。故今各國國家戰略判斷之擬訂，常分遠程、中程、近程三期進行，即在防止只顧目前事務之處，而疏於中程遠程計劃之策劃，致臨事手忙脚亂，而有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之感。

民卅三年冬日軍乘桂柳方面作戰勝利後進入黔境，十二月二日陷我獨山直奔都勻，當時貴陽固危，陪都（重慶）亦感震動，此可算是抗日戰史上最危險最緊張的一個階段。余以正在軍事委員會全國智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將三期受訓，奉令與蕭毅肅將軍等，隨當時參謀總長何敬公（應欽）前去貴陽。敬公感於貴陽離前方太近，且援軍一時難於趕到，佈防恐有不及，曾在赴途中停留烏江，偵察地形，策劃設防，以阻日軍北上威脅陪都；在此稍作逗留後即繼續南下；抵貴陽

後，敬公即召見當地最高軍事首長湯恩伯將軍，以所屬部隊多失連絡，且貴陽無兵，人民紛紛北逃，幾成一座驚恐萬狀之空城，各方情況緊張，幸賴有敬公大將坐鎮危城，人心稍安，敬公感於領袖付託之重，保鄉衛國不容反顧，乃在百般困難當中，令由湯總部日夜以無線電向已失連絡之各部隊試行連絡，後果發現避開公路進入山區之趙霖師部呼號，經叫通後，乃令其速以可集結之兵力即向沿黔桂公路北上日軍側擊，竟以一擊而生效；因日軍認我有備，不敢再深入黔境，乃向南撤退；我軍一面乘機尾追，一面整理指揮以後已取得連絡各部隊南下，於十二月八日我軍收復獨山，續逼日軍退至桂境；我等隨敬公會親到河池及金城江等處，戰局始告穩定。民卅四年元旦，我最高統帥 蔣公，曾用廣播曉諭全國軍民，指出：「安危勝敗決於今年」，最高統帥部決定先打通中印公路，以利後方補給，充實戰力。滇西遠征軍按計劃元月續行西征，余隨敬公親赴前方督戰，經廿五晝夜進迫曉町，在進攻黑石關時，余奉命赴前方實地偵察軍情，曾驅車西進；及至黑石關附近，以事前未與第一線部隊連絡，抵達該處忽受四處機槍掃射，始知已誤入日軍陣地內

；乃倉卒調轉車頭東返，幸時近黃昏視線模糊得以逃脫而免於難。

指示丁默邨負責聯繫

元月廿七日滇西西進國軍與我南下駐印軍會師芒友，翌晨即由何總長率領中美雙方會師各軍事首長，在芒友戰地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已顯示我國軍已驅除滇西日寇；然在步行往返途中，忽遭埋伏山地日軍砲兵之猛烈射擊；幸歸途為一長堤，同行入隨即撤開路面，利用反敵斜面之堤岸作掩護，立行臥倒，乘其射擊中止，始復前進；然此確為一極富驚險之鏡頭，敬公以下人員，均以動作敏捷，掩蔽良好，無一人受傷，亦云幸矣。同年二月國軍為應全般軍事情勢發展，中國戰區陸軍總部奉令在昆明成立，一面開始編練美械部隊，一面從事策定戰區總反攻計劃，并決定先以有力部隊攻略桂林，奪得雷州半島後，再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廣州。四月日軍發動湘西會戰受創，我軍乃乘勢進軍廣西，五月克邕寧，六月克桂林，八月進抵賀縣梧州之線，陸軍總部前進指揮所亦已推進南寧，正擬按計劃展開反攻廣州行動；當時以天氣尚熱，曾記得在八月十一日晚

我等正在南寧指揮所前院納涼，美軍顧問麥克魯將軍來訪敬公總司令，面報渠以收聽美方廣播，確知日軍已願無條件投降；同仁等聞此消息，似多半信半疑如在夢中，然并不因此而疏忽吾人對反攻作戰之準備，仍漏夜趕辦各項工作；翌（十二）晨敬公即奉到委員長有關日軍投降之指示。

乃一方面下令暫停軍事行動，一方面飛返昆明與美軍作初步交換處理日軍投降之意見；十三日余與蕭參謀長又隨敬公飛重慶，敬公抵渝後即謁委員長請示有關部隊調動及處理日軍投降等事項，當晚遵照委員長指示，擬訂中國戰區陸軍總部為處理日軍投降之新任務及受降計劃大要；於十四日由敬公面呈委座核判令行，中午與敬公等用午餐時曾研究如何在最短時間內與日軍取得直接連絡問題，正苦無策，忽電話鈴響，經接話為第三戰區長官部轉來偽浙江省主席丁默邨長途電話，敬公拒接；余靈機一動由余通話，乃問丁是否可代我方與日軍直接構通通信，丁答可代辦，乃交換通信方式而得以通。同日我幕僚更草擬各戰區受降兵力調動計劃，於十五日奉准并由最高統帥部指示駐南京日軍在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應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并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國戰區陸軍軍總司令之受降命令。十六日陸軍總部即在重慶下令各部隊準備出發，十六日擬訂日本投降書，并研究本總部應用何種方式以令知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經決定在未受降前採用備忘錄指示日軍投降應辦理之一般事項；乃草以第一號備忘錄，同日我最高統帥部接獲岡村寧次覆電，准十八日派今井副參謀長到杭州候令飛玉山；復以玉山

機場因天雨跑道損壞不能使用，乃臨時改用湖南芷江機場，但為避免遭日機飛機偷襲，經余與空軍擬定日機飛芷江各種連絡方法，如航線、高度、時間、機上標誌、通信及與往迎盟軍空軍戰鬥機會合等方法，而於十八日再電岡村寧次；同日與美軍商討日使來芷江投降事項。

十九日由敬公在渝召集中央各部代表，宣示奉准受降計劃，討論受降事宜，及規定赴芷江時應辦事項，下午隨敬公等由渝飛芷江，廿一日上午十一時許，日機載日本投降專使今井少將一行八人，由盟軍戰鬥機三架，在途中湖南常德上空迎合，飛抵芷江，第一架為盟機着陸，第二架即為日機，第三、四架又為盟機；當日機降落後，陸總派有少校一員即前往接待，遙見今井少將一行均着草綠色軍裝，內着翻領白襯衫依次下機，驗明身份分乘插有白旗之吉甫車二輛，載往指定地點休息；當（廿一）日下午由總部蕭參謀長在芷江空軍基地，接見今井少將等面詢有關中國戰區日軍兵力配備情形，更以本總部第一號備忘錄，面交囑轉岡村寧次，更提示為利本總部先在南京設前進指揮所，對空軍機場設站人員及前進指揮所人員，日方應妥為保護，今井武夫表示遵從，并報告支那派遣軍只指揮在華的日軍，關於中國戰區內台灣越南日軍不屬該派遣軍指揮。為瞭解淪陷區政治、經濟各項情形，廿二日由中、美兩方指定專家往晤今井詢問有關各問題。我總部為指示日軍有關受降各地區派遣前進指揮所，規定各地區受降主官受降地點與日本代表投降部隊長姓名部隊番號及繳械應遵守事項、日軍應負

責保護事項，及日軍應負責維護南京、上海、北平等機場，以便空運受降部隊等。分別草擬第二號重點備忘錄，交由南井武夫轉送岡村寧次。在研究如何能解除日軍武裝及遣俘等事項時，總部幕僚曾經激烈辯論，經敬公總司令明智決定仍維持日軍現有指揮系統，不過將名義改為聯絡部，由岡村寧次負責督導，執行本總部各項命令，至解除武裝，則依各受降部隊到達指定時間地點而實施之。廿三日午後，今井武夫一行八人，乘原機飛返南京。

### 最光榮興奮的一日

為使日本投降迅速付諸實施，廿七日我總部冷副參謀長率前進指揮所人員，由芷江逕飛南京，自廿七日至廿九日何總司令為視察各戰區處理受降事項，亦由芷江乘專機飛恩施、安康、遂川、南城、西安等處，分別召見各戰區受降主官，并與各戰區高級幕僚開會研討受降各事項，當時余為總部第三處處長，主管受降事宜故隨行，然個人希望在到贛後得機會能與分離數年逃避湘東南一角之桂東年已六十之雙親取得連絡，以來去匆匆，毫無結果，且以重要任務在身無法分身，廿九日仍隨敬公飛返芷江，卅日飛重慶轉昆明，敬公對中國戰區陸總所轄各方面軍指示受降事項及組織越南軍政府事宜，九月一日敬公又飛返芷江，籌組接收委員會，五日開始空運新六軍至南京，六日余即隨蕭參謀長及各代表飛南京處理準備接收投降事宜，八日何總司令敬公乘美齡號雙



引擎座機，由戰鬥機九架保護自芷江飛南京，當時到機場之各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及自動參加之民衆數逾十萬人，情緒熱烈，興奮逾常；日本駐華最高司令官岡村寧次偕同井武夫等高級將領列隊肅立歡迎，何總司令徐步走過歡迎行列點頭答禮後，乘車逕赴中央軍校，沿途人山人海，夾道高呼「歡迎何總司令」「蔣委員長萬歲」等口號，熱情奔放，感人淚下，當何總司令抵達中央軍校內陸軍總部前方司令部後，即招待中外記者發表談話：謂在廿六年十一月廿六日離開首都，即有決心與自信必可重回首都，今果實現；故首要代表蔣委員長對陷區同胞和死難軍民的家屬，表示懇切的慰問，并勉同胞繼續努力，以建設國家，安定東亞，維護世界永久和平。

九日爲吾人最光榮最興奮的一日，八年抗戰日本無條件投降，今日在我作育革命軍人之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之原址，舉行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大門口紮有牌坊綴以「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上有四大強國國旗，遠在數百公尺外即可看見；二門也是彩紮的上有「和平永恆」四個金字，廣場中間道路兩旁，以五十二個聯合國國家之國旗夾道森列，旗與旗之間，更有新式裝備，武裝兵，威武森嚴，極爲壯觀。禮堂門口又一座「勝利和平」的彩屏，入內卽爲日本投降簽字之所，正中台上爲交叉之黨國旗暨國父遺像，并有「和平」二字；禮堂中央爲受降席，受降席前設一較小長案，爲日軍投降代表席，其後各立全副武裝士兵十二名；受降席與投降席之四週環以白綢，其左側爲高級將領及中國記者席

，右側爲盟軍軍官席及外國記者席，參加者共達千人，均於八時卅分陸續簽名入場，八時五十二分日軍投降代表岡村寧次大將等，由中國王武上校引導入休息室，八時五十六分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敬之將軍率參加受降官四人入場，中外軍官及來賓均肅立迎迓，何總司令居中坐於受降席上，左爲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右爲陸軍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

### 告慰 國父在天之靈

八時五十八分由我國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先至規定位置立正向何總司令作四十五度之鞠躬，何總司令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軍投降代表乃依次坐於投降席；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居中，左爲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支那派遣軍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今井武夫，支那派遣軍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三人，右爲支那方面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福田良三，台灣參謀長陸軍中將諫山春杪，越南第三十八軍參謀長陸軍大佐三澤昌雄共七人，一律光頭戎裝均未佩刀，日方譯員木村晨男則着灰色西裝，立於岡村寧次之後，日軍代表入席後，投降簽字儀式準九時開始，先讓中外記者攝影，五分鐘後由何總司令命岡村大將呈出證明文件，檢視後將日軍降書中文本兩份交由蕭參謀長轉交岡村寧次大將，岡村起立雙手接受，匆匆翻閱降書後，分別在兩份降書上簽字蓋章，中外記者爲攝取當時實情，一時投降席頓成電影機

及照相機之焦點；於岡村大將簽字蓋章後，卽由小林總參謀長將降書呈送何總司令，何氏加以檢視後，亦於日軍降書上簽字蓋章，旋以一份令蕭參謀長交付岡村寧次大將，岡村寧次起立接受，何總司令復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命令第一號交付岡村寧次後，卽令日軍代表退出會場；何總司令卽發表廣播演說，宣告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在南京順利完成，詞畢全場掌聲如雷，情緒熱烈，何總司令旋率受降人員在掌聲中退席，中外來賓羣趨何總司令之前與何氏握手道賀，并於禮堂門首攝影留念。

何總司令假勵志社宴請觀禮與參加受降人員共慶勝利；席間敬公會云：「岡村寧次卽爲十三年前在上海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之日方代表，亦卽第二年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之日方代表」；以一昔年侵略之代表一變而爲正式代表日本國家向我投降之降將，前倨後恭狀殊可笑。同日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奉令專程飛重慶向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呈獻岡村簽過的降書；下午四時何總司令率領陸軍總部軍官與記者謁拜總理陵寢，報告勝利成功喜訊，默告總理在天之靈；一別八年陵園的樹木長高了很多，景色依舊，何總司令領導大家行禮後繞墓一週，在陵園稍事停留，發現陵園附近房屋燒去不少，仍呈現一片戰時瘡痍景象，急待重新建設，不幸共匪在我接收期間大事蠢動，將我八年辛苦所獲勝利果實破壞無餘；終至大陸淪匪，猶待吾人光復，鑑於日寇投降之事實，足見強權不可恃，暴政必亡，公理必伸，當可爲吾人反共必勝，建國必成之鐵證。